

我的大伯

吴少云

我小的时候,大伯还不到60岁,虽然头顶的头发掉了许多,但几根稀疏的头发,往脑后一梳,看起来还很周正。红红的脸膛,似乎很有力气,但他就是干不动活。

我问大伯,别人天天去田里干活,你为什么不去?大伯说,大伯当兵打仗时受过伤,肺里有毛病,干活就喘不过气,会死的。大伯这样说,我是信了。因为大伯抱我过溪时,我听到他喘得特别急。但当我把大伯的话说给村里的人听时,村里的人却说,你别听他的,谁不知道你大伯是个懒汉呀,他是为他的偷懒推脱编故事骗你的。村里人这样说,我就迷糊了,大伯和村里的人,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呀?

因为干不动活,大伯吃了不少苦头。最不幸的,就是大伯母与大伯离了婚,大伯不得不带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艰难生活。

那年月,农村粮食很困难,勤俭的家庭都会种些玉米、番薯之类的杂粮补充短缺。但对大伯来说,别说种不动这些杂粮,就连上山砍柴也很是勉强。因此,有饭没菜,有菜没油,有油没盐,这些情况常常都会在大伯家里出现。

生产队里的人都认为大伯是懒汉,劝说大伯去干活赚些工分。有几次逼急了,大伯也卷起裤管下田去,但没干两天,大伯就咳得不能动弹了。大伯说,我当兵打仗肺里受过伤,干活会死的。队里的人不信,都说大伯是偷懒说假话,甚至认为他咳得面红耳赤也是装出来的。有人还威胁说,你再装病不干活,就不分你口粮了。

不过,队上的人说说而已,并没有克扣过大伯一家的口粮。因为,按照大伯自己说的,他是因为革命才受的伤。而且,有次开大会,公社干部老陶也当着全大队人的面说过,大伯是老革命,他家缺粮就缺粮,记住账就是了,该分的粮食必须分给他,一两也不能少。退一步说,他有两个儿子,缺些粮,欠点账,还愁他还不上?

公社干部的话很管用,队上的人

虽心存不满,但不再叫大伯去干活了。

我印象中,大伯最喜欢说的事,就是他参加叶飞部队当兵打仗的事。说他枪法有多准,一枪打一个,打死过多少敌人;说首长如何安排他在甘竹山与半岭交界的排锁岗守哨,那里地势居高临下,易守难攻,非常险要;说他曾见过叶飞,还与他说过话。叶飞长什么样?叶飞嘛,瘦高个子,有点像我们村里某某的样子;说他好几次夜间偷偷回家看望母亲,却不敢在家里过夜,而是躲到离村不远的野源桥去睡。如果在夏天,他就躺在桥凳上睡一觉。如果在冬天,他就从附近田间抱来稻草,在稻草堆里将就一晚。第二天,他早早就上路了。那些年,他在野源桥睡过,在后山桥、后坑桥睡过,在庆元、政和一带的无数廊桥里都睡过。

大伯对我说得最多的,是他在后山桥遇险的经历,那真是死里逃生。那天夜晚,他从安溪去锦平执行任务,在安溪与后山交界的路上,与两个喝得醉醺醺的保安队员相遇,其中一个认出了大伯。他们揪住大伯就打,大伯人虽不高,但力气很大,三下两下就打倒了一个。大伯腾出手对付另一个时,倒地的那个摇晃着爬起来,捡来一块石头双手托举想砸大伯的头,大伯把头一偏,腾腿一跃,石头就砸向了大伯的胸部。大伯立即口吐鲜血,差点昏死过去。大伯见势不妙,忍着剧痛快速向后山桥方向逃去。逃到后山桥头时,大伯并没有过桥,而是从桥头下到溪面,躲到了廊桥的桥梁底下。两个保安队员踉踉跄跄追到后山桥,还一路追到后山村头,但仍不见大伯踪影,就骂骂咧咧回去了。大伯在桥梁下躲到后半夜,不见有动静,就悄悄沿溪边走了一段,然后忍痛上路,连夜赶到了锦平。大伯说,就是那一次,他肺里就落下了毛病,经常胸闷气短,一干活就喘不过气。

每次说完,大伯就仔细看看我。大伯看我总是认真聆听的样子,就长长吁一口气,竖起大拇指说,就你这

个侄儿信大伯说的话,真是我的好侄儿!别人都说我吹牛。唉,实实在在的事,怎么是吹牛,我吹什么牛呀?

大伯当兵打仗那些事,虽然他极想说给村里的人听,但每次不等大伯说完,就有人拿大伯开玩笑,脚踩不死你,石头也砸不死你,你比小蚂蚁厉害多了。大伯脸红了。后来,大伯就不再想在村人面前提他自己当兵打仗的事了。

大伯70多岁的时候,庆元县民政局认定他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,每月都有生活补助费发给他,还赠予他一根很漂亮的拐杖。那拐杖上有一行字,写着抗战前参加革命老红军。那时大伯虽没瘸腿,但常常手扶拐杖走路,人走到哪,拐杖就跟到哪。直到这个时候,村里的人才渐渐改变了对大伯的看法,说大伯自己说当兵打仗那些事,也许不全是真的,他一直不干活,也可能不是因为偷懒,而是肺里真受过伤,真有毛病,真干不动农活。那么,他平日里看起来红红的脸膛,也并不是什么血脉旺盛,而是胸闷气短憋的了。

但是,村里的人还是想不明白,当过红军,怎么不去找国家要点啥呀?当过红军,还不当干部吃皇粮去?当过红军,还不退休离休去?当过红军,怎么什么也没得!这,这不傻吗?

当年,村里的人就是这么质疑大伯的。

村里的人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大伯呢?我想这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,一是大伯当年参加红军的事,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秘密的事,家里的人从不敢提起。时间一长,大家只知道大伯当过兵,至于当什么兵并不清楚;二是解放初期,因为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对大伯这样在老家附近参加革命的人,回乡后并没有什么优待,大伯与其他农民一样,必须靠生产劳动吃饭;三是尽管大伯是个病人,但他从没向国家伸过手,哪怕在他生活十分拮据的时候,也没向国家开过口。这样一来,他自己所说的当红军打仗的事,大家就都认为他是信

口雌黄了。

每当遭人白眼,被人质疑的时候,大伯也不争辩,只轻轻叹口气,轻轻说一句,你们不信就算了,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。

就在庆元县民政局认定大伯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之后,我曾反复问过大伯,当年生活那么困难的时候,为什么不去找一找上级,要求解决一些困难?大伯说,我回到村里后,因为肺里有毛病,基本上没干什么活,队上的人虽然不相信我当兵打仗那些事,认为我是装病不干活,但从没克扣过我一家的口粮,而且,每年上级拨下的救济粮,还总把我一家列在前头,没让我一家饿着,我心里已经千恩万谢了。说到底,那些年是队上的人养活了我一家,我还能不知足吗?

大伯死于1999年。按规定,大伯的骨灰可以存放在石龙山烈士陵园里。大伯的骨灰进烈士陵园的那天,是七月里的一个大晴天。没有鞭炮,没有乐队,堂哥抱着大伯的骨灰盒走在最前面,伴随一路的低泣声,我们沿咏归桥、咏归横路、烈士陵园石坊大门缓缓前行,在叶飞副委员长的题词前,堂哥稍作停留,算是大伯向大首长敬个礼,然后继续缓缓向前,横穿丹心亭,把大伯送进了石龙山烈士陵园西侧的坟墓。

大伯的骨灰能进入石龙山烈士陵园,这是国家对大伯一生最大的褒奖。曾经饱受村人垢病的大伯,终于有了一个无限光荣的归宿。

2019年,在庆元县委宣传部编印的《庆元革命故事集》里,有一篇题目叫《甘竹山转移战斗》的文章,文中就提到了大伯的名字。那段文字是这样表述的:因安南入闽的地理位置的关键性,红军在方塘村设立了地下交通联络站,用于浙闽之间人员转移和情报交流,该村村民吴裔春等20余人,衙头村陈远生等10余人,还先后参加闽东红军,编入了二纵队胡英山分队。

吴裔春即是我大伯。



庆元油菜火锅

吴丽娟

偶然知道油冬菜是芸苔属,我竟莫名欢喜了很久。

芸苔两个字,都好,并在一块儿,更显素雅。让油冬菜这种在庆元山村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蔬菜,瞬间有了光芒。

浙西南的冬天,北风穿过山林袭来,料峭,凛冽。一整个冬天,餐桌上不变的就是这白绿相间的油冬菜,也正是这热气腾腾的油冬菜,温暖了庆元人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庆元人是智慧的。一颗小小的油冬菜,稍微变化花样,就变得五彩纷呈了。除了清炒油冬菜,庆元人的餐桌上,还时常有鲜笋炒青菜。庆元盛产香菇,一盘青菜香菇便又让人回味无穷。而将油冬菜烧到极致美味的,当属油菜火锅了。

小时候,我家的菜地就在厨房后头,蔬菜都是随采随吃的。快到晚饭饭点,干完农活的母亲就会吩咐我到菜地里摘两三棵油冬菜来。我将这些叶片肥嫩、叶柄光滑洁白的束腰植物摘下之后,拿到山中引来的泉水里一片一片掰下来洗净。母亲将清洗过后的油冬菜切下来,在大锅里加上一大勺猪油,再将事先备好的五花肉片、香菇片、鲜笋片、豆腐泡,一股脑地倒入柴火灶的大锅里翻炒,待到油冬菜炒至七八分熟,再将画龙点睛的酒精舀一大勺放入锅中翻炒均匀,便可以将这红绿搭配的美味装进小铁锅里。等父亲农忙回来,已经天黑了。母亲将柴火烧剩下的大块木炭拾掇放进红泥小火炉里,再将盛满油冬菜的小火锅放上去,一家人就可以开始享用晚餐了。

庆元人的智慧,还体现在将酒糟的用途发挥到极致。酒糟肉、酒糟肠,甚至烧猪脚也是要放酒糟的。而酒糟在这油菜火锅里,更是让平平常常的几样食材的味道变得更加华滋丰厚呢!

不知从何时起,有聪明的商家将这家常美味的油菜火锅搬到了风味小吃店里。庆元的街头,就有好几家油菜火锅店,其中胖嫂油菜火锅开的时间最长,味道也好,在庆元最为出名。

庆元人也特别乐意选择去小饭馆里吃油菜火锅。前几日傍晚,就我和儿子两个人在家。我们俩晚上就去吃油菜火锅好了!我提议,儿子满脸欢喜。于是我们骑着小电驴来到胖嫂油菜火锅店。店里已有好些食客了。我和儿子点了二人份的油菜锅,找了个安静的位置坐下。

疫情之后,我们便很少出来吃饭。看着饭店里人来人往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亲切。仿佛穿过时光,又找回粗糙潦草的人间烟火气。我喜欢这样的烟火气,它自带温暖,让人感觉到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不一会儿,冒着热气的油菜火锅就上来了。那扑鼻的香味把肚子里的馋虫都勾了出来。我和儿子马上自己跑到饭甑边上盛了两大碗白米饭过来,准备开吃。庆元油菜火锅店的白米饭,都是用大木甑饭炊熟的,米饭里会融入一股特别的木香,让人食欲大增。就着酒精炉上的油菜火锅,在家只吃半碗饭的儿子,居然破天荒地吃了一碗多的大木甑饭,还喝了一大碗米汤。

莲都的朋友告诉我,庆元油菜火锅在莲都受欢迎的程度可不逊于庆元,早已布满大街小巷了呢!这些油菜火锅店都有共同的特点,店面不大,价格实惠,油菜火锅好吃。

庆元山区生态好,境内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台地种植出来的高山蔬菜,生长缓慢,需要吸收更多的阳光和养分,不仅口感好,营养价值也高(若是被霜打过的油冬菜,品质更佳)这也许是庆元油菜火锅受追捧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庆元人实在、朴素,饭店里的油菜锅不仅味道好,还分量十足。庆元人喜欢用大饭甑做饭,大碗喝米汤,这也成了庆元油菜锅饭店的一大特色。私以为,质朴大气,物美价廉,是油菜锅风靡丽水的另一个原因吧!

有时想,如果没有油冬菜,浙西南村里的冬天该有多寂寥?如果还有雪,一家人围着红泥小火炉吃着油菜锅,便可以成为冬天里最温暖浪漫的场景了!



西坑秋色

雷宁 摄

从家到单位是1000步

六楼的七七

单位在家的东南角,从家到单位步行,如果从小区西门出发是1000步,从北门出发也是1000步。

西门出发,是一条笔直的林荫道,树木高大,形成一个天然的穹顶,树下是绿色石砖,下雨的日子雨滴落在树叶上,再从树叶上滑到砖上,两重绿色交融在脚下闪着幽深的水光,非常好看。

树高了,自然是鸟儿的主场,每日路过,各种鸟儿在头顶叽叽喳喳吵吵闹闹,说着听不懂的语言。刚开始有点担心,担心会有鸟屎落下,后来发现是自己多虑了,450步的林荫道,只有一棵树下遍布鸟粪。记得有次和女儿小果路过看到一地斑驳,还笑称这棵树是鸟儿们的卫生

间,以后路过要快走一点。林荫道的左手边十几米处是内河,一年四季,迎春、海棠、杜鹃、玉兰、樱花、月季、山茶次第开放,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隐藏其中。

海棠开时,我在想,这一枝别致,要是画在纸上肯定好看,赶紧拍下来;玉兰开时,发现一朵含苞待放,好看好看,赶快拍下来有空画个扇面,秋风起,枫叶红,太好看了,拍下拍下,以后肯定用得着。

于是,手机里攒了上千张上班路上的美丽,却一张都没有落在纸上。

北门出发去单位,先向东走300步,然后再向南500步,其他200步留给楼梯。

向东的300步,右手边是高大的金桂,金桂树下是一排整整齐齐的粉色杜鹃,金桂后面的铁栅栏上,随意缠绕着凌霄。初春,粉色杜鹃先开,如一条摊开的锦缎,要是遇上雨天,好像从水中刚捞出来一样,柔软又多情。初夏,凌霄花开,先是星星点点,再是繁花满树,后又是星星点点,一直持续到11月,凌霄花最适合画小写意,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风情万种。

左手边是机动车道,绿化带里种了一排木槿,木槿树下是彼岸花。从盛夏开始,彼岸花和木槿结伴开放,在我眼中,这两种花都是特立独行的,不知道是不是园艺师特意安排她们俩做邻居。彼岸花是

高冷的,每一株都是独自站立,各开各的花,一朵和一朵掌握着友好的距离,互不打搅互不成全;木槿花是决绝的,朝开暮落,早晨五六点钟开,晚上六七点钟凋谢,昨天看到的那朵已成过去,不留一丝回旋余地。

金桂自不必说,东西南北的风已经竞相传递着它甜蜜的消息,满眼的金黄色也会让人心头一颤。

于是,从春到秋,从夏到冬,我都是按照花开的顺序选择上班的路径,桂花开时走北门,茶花开时走西门,要是撞上杜鹃和玉兰竞相开放的季节,那就从西门去单位,从北门回家,刚好走一个完整的回